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〔明〕羅貫中著

潘淵校點

# 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## 出版說明

《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綫裝本》，包括《水滸全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百二十回本《紅樓夢》及《三國演義》。四書皆取公認之傳世善本，重加標點、校勘，以三號宋體電腦排版。爲省篇幅，校勘均不出校記。

「三國演義」採用清毛綸、毛宗崗父子的評改本爲底本，主要校以明嘉靖刊本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。另外，清代以來流行的毛本的各種翻版多曾參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本《三國演義》的整理成果多曾吸收。書中的人名、地名及職官名等，據中華書局點校本《三國志》及譚其驤主編之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作了核訂。毛本卷首的金聖歎序及毛宗崗《讀三國志法》、《凡例》，仍置書前，以爲閱讀之助。

本書在校勘上，對通行本《三國演義》之謬多所糾正。如第十七回，袁術大起七軍攻呂布，陳珪、陳登父子被擒見布時：「布曰：『汝若有計破敵，免汝死罪。』」陳登曰：「將軍若用老夫之言，徐州可保無虞。」（人民文學出版社八三年重印本，下引同。）案陳登爲陳珪之子，老父在側，而爲子者於人前自稱「老夫」，殊爲無禮。《綉像三國志演義》（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據毛本排印本，下同。）則以「老夫」之語屬之陳珪，雖於理無違，而與後文陳登獻計遺書之事脫榘。今據廣陵味潛齋藏本，改「老夫」爲「愚夫」。又如第六十四回：「楊阜告馬超曰：阜妻死於臨洮，乞告兩個月假，歸葬其妻便回。」細味其語氣，「阜妻」云者，係楊阜面語馬超

之言，然「其」字於文理不合。味潛齋本「其」作「某」，從之，並以楊阜語加引號。又如第六十八回，曹操五路人馬殺奔江邊來：「時董襲、徐盛二將，在樓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，諸軍各有懼色。」是「見」者爲董、徐，而「懼」者爲諸軍，語意不明。「綉像三國志演義」於「諸軍」前有「顧」字，從之。蓋董、徐二將本無所懼，但諸軍有懼色而已，故徐盛接着發話道：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何懼哉！」又如第九十回：「蠻兵發一聲喊，將張嶷執縛去了。馬忠聽得張嶷被執，急出救時，早被蠻兵捆住。」前云張嶷已被執縛，則後云被捆住者當爲馬忠，而馬忠其時「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」，尚「忿怒向前去戰」，並未被捆住：是「捆」字無所着落。味潛齋本「捆」作「困」，意謂馬忠出救張嶷時受困。今據改。又如第九十六回，孔明伐魏兵敗，上表自貶，而語費禕曰：「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轉變通之道於將來。」「轉」字義似未安。案，嘉靖刊本作：「計較變通之道於將來。」「計較」者，較量也。味潛齋藏本作：「較變通之道於將來。」「較」者，角也，亦較量之義。「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」裴松之注引「漢晉春秋」，作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」，「校」亦較也。明於變通之道，此正孔明所以自許者。今從味潛齋本。又如第一百一回，魏兵乘夜圍鹵城，城上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進：「忽然魏軍中信礮連聲，三軍大驚，又不知何處兵來。」魏軍中何來信礮？殊不得其解。「綉像三國志演義」則作：「忽然聞信礮連聲，魏軍大驚，又不知何處兵來。」蓋圍城之魏軍夜間聞四野蜀軍信礮連聲，故爾大驚。今據改。諸如此類，茲略舉數例，以見一斑。

書中人名，通行各本誤者亦復不少，今一依中華書局點校本《三國志》校改。如「冷苞」、

「張雋乂」（張郃字），即據以改爲「冷苞」、「張雋乂」；「鄧祥」即據《三國志·明帝紀》裴注改爲「靳詳」，等等。

本書的標點，在力求精確的同時，盡量避免過於現代化。此外，對書中某些語意含混之處的標點，頗費了一番斟酌。如第三十七回，徐庶之母罵庶曰：「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爲汝學業有進……」徐母以「汝」呼其子，「辱子」者，玷辱父母之子也，乃徐母置子之語。故宜點作：「辱子！飄蕩江湖數年……」又如第五十二回，趙範對趙雲述其嫂改嫁的條件：「範笑曰……嫂曰：『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，我方嫁之：第一要文武雙全，名聞天下；……第三要與家兄同姓。』」家兄」云者，當是趙範轉述之語，不當在其嫂語中。又如第八十回：「帝不得已，又令桓階草詔，遣高廟使張音，持節奉璽至魏王宮。曹丕開讀詔曰：『咨爾魏王……』」曹丕無君，篡漢心切，開詔之事或亦有之，讀詔則自有張音，丕決不當爲。「綉像三國志演義」作「曹丕開詔讀曰」，今權從之，並據以點作：「曹丕開詔。讀曰……」此類問題，所在多有，篇幅所限，難以盡述。

書前附圖十六幅，係據味潛齋藏本複製。

本書由潘淵點校。謬誤之處在所難免，敬祈讀者指正。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八月

### 三國演義序

〔清〕金聖歎

余嘗集才子書者六，其目曰「莊」也、「騷」也、馬之「史記」也、杜之律詩也、「水滸」也、「西廂」也，謬加評訂，海內君子皆許余，以爲知言。近又取「三國志」讀之，見其據實指陳，非屬臆造，堪與經史相表裏。由是觀之，奇又莫奇於「三國」矣。或曰：凡自周秦而上、漢唐而下，依史以演義者，無不與「三國」相仿，何獨奇乎「三國」？曰：「三國」者，乃古今爭天下之一大奇局；而演義三國者，又古今爲小說之一大奇手也。異代之爭天下，其事較平；取其事以爲傳，其手又較庸。故迴不得與「三國」並也。

吾嘗覽三國爭天下之局，而嘆天運之變化真有所莫測也。當漢獻失柄，董卓擅權，群雄並起，四海鼎沸。使劉皇叔早諧魚水之歡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長驅河北，傳檄淮南，江東、秦、雍，以次略定，則仍一光武中興之局，而不見天運之善變也。惟卓不遂其篡以誅死，曹操又得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名位雖虛，正朔未改。皇叔宛轉避難，不得早建大義於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爲吳、魏之所攘，獨留西南一隅，爲劉氏託足之地。然不得孔明出而東助赤壁一戰，西爲漢中一摧，則漢室亦幾折而入於曹，而吳亦不能獨立，則又成一王莽篡漢之局，而天運猶不見其善變也。

逮於華容遁去，鷄肋歸來，鼎足而居，權侔力敵，而三分之勢遂成。尋彼曹操一生，罪惡貫盈，神人共怒，檄之、罵之、刺之、藥之、燒之、劫之，割鬚折齒，墮馬落塹，瀕死者數，而卒免

於死。爲敵者衆，而爲輔亦衆，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，而故留此奸雄以爲漢之蝨賊。且天生瑜以爲亮對，又生懿以繼曹後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，而疊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自古割據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爲十二國、爲七國、爲十六國、爲南北朝、爲東西魏、爲前後漢，其間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遠或不能一紀，近或不踰歲月，從未有六十年中，興則俱興，滅則俱滅，如三國爭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今覽此書之奇，足以使學士讀之而快，委巷不學之人讀之而亦快，英雄豪傑讀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讀之而亦快也。

昔者蒯通之諫韓信，已有鼎足三分之說，其時信已臣漢，義不可背。項羽粗暴無謀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勢不得不一統於群策群力之漢。三分之幾，雖兆於漢室方興之時，而卒成於漢室衰微之際。且高祖以王漢興，而先主以王漢亡，一能還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。若彼蒼之造漢，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蚤有其成局於冥冥之中，遂致當世之人之事，才謀各別，境界獨殊，以迥異於千古，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歟！

作演義者，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，而且無所事於穿鑿，第貫穿其事實，錯綜其始末，而已無之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經見者也。獨是事奇矣，書奇矣，而無有人焉起而評之。即或有人，而使心非錦心，口非綉口，不能一一代古人傳其胸臆，則是書亦終與周秦而上、漢唐而下諸演義等，人亦烏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！

余嘗欲探索其奇以正諸世，會病未果。忽於友人案頭見毛子所評「三國志」之稿，觀其筆墨之快，心思之靈，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因稱快者再。而今而後，知第一才子書之目，又果在「三

國」也。故余序此數言付毛子，授劄之日，弁於簡端，使後之閱者知余與毛子有同心云。  
時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，金人瑞聖歎氏題。

## 讀三國志法

〔清〕毛宗崗

讀「三國志」者，當知有正統、閏運、僭國之別。正統者何？蜀漢是也。僭國者何？吳、魏是也。閏運者何？晉是也。魏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？論地則以中原爲主，論理則以劉氏爲主，論地不若論理。故以正統予魏者，司馬光「通鑑」之誤也，以正統予蜀者，紫陽「綱目」之所以爲正也。「綱目」於獻帝建安之末，大書後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，而以吳、魏分注其下，蓋以蜀爲帝室之胄，在所當予，魏爲篡國之賊，在所當奪。是以前則書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，後則書漢丞相諸葛亮出師伐魏，而大義昭然揭於千古矣。夫劉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爲正統。迨乎劉氏已亡，晉已混一，而晉亦不得爲正統者，何也？曰：晉以臣弑君，與魏無異，而一傳之後，厥祚不長，但可謂之閏運，而不可謂之正統也。至於東晉偏安，以牛易馬，愈不得以正統歸之。故三國之并吞於晉，猶六國之混一於秦，五代之混一於隋耳。秦不過爲漢驅除，隋不過爲唐驅除，前之正統，以漢爲主，而秦與魏、晉不得與焉。亦猶後之正統，以唐、宋爲主，而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、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俱不得與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晉不如漢之爲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漢之爲正。煬帝無道，而唐代之是已，惜其不能顯然如周之代商，而稱唐公、加九錫，以蹈魏、晉之陋轍，則得天下之正不如漢也。若夫宋以忠厚立國，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間，故尚論者以正統予宋。然終宋之世，燕、雲十六州未入版圖，其規模已遜於唐，而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，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，則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漢也。唐、宋且不如漢，而何論

魏、晉哉！高帝以除暴秦、擊楚之殺義帝者而興，光武以誅王莽而克復舊物，昭烈以討曹操而存漢祀於西川；祖宗之創之者正，而子孫之繼之者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爲正統，而謂昭烈之偏安非正統也。昭烈爲正統，而劉裕、劉智遠亦皆劉氏子孫，其不得爲正統者何也？曰：裕與智遠之爲漢苗裔遠而無徵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後近而可考，又二劉皆以篡弑得國，故不得與昭烈並也。後唐李存勖之不得爲正統者何也？曰：存勖本非李而賜姓李，其與呂秦、牛晉不甚相遠，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。南唐李昇之亦不得繼唐而爲正統者何也？曰：世遠代遐，亦裕與智遠者比，故亦不得與昭烈並也。南唐李昇不得繼唐而爲正統，南宋高宗獨得繼宋而爲正統者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後爲後，以延宋祚於不絕，故正統歸焉。夫以高宗之殺岳飛、用秦檜，全不以二聖爲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歸之以正統，況昭烈之君臣同心、誓討漢賊者乎？則昭烈之爲正統，愈無疑也。陳壽之「志」，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於紫陽「綱目」，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。

古史甚多，而人獨貪看「三國志」者，以古今人才之衆未有盛於三國者也。觀才與不才敵不奇，觀才與才敵則奇；觀才與才敵，而一才又遇衆才之匹不奇，觀才與才敵，而衆才尤讓一才之勝則更奇。吾以爲三國有三奇，可稱三絕：諸葛孔明一絕也，關雲長一絕也，曹操亦一絕也。歷稽載籍，賢相林立，而名高萬古者，莫如孔明。其處而彈琴抱膝，居然隱士風流；出而羽扇綸巾，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，則達乎天時；承顧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則盡乎人事。七擒八陣，木牛流馬，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；鞠躬盡瘁，志決身殲，仍是爲臣

爲子之用心。比管、樂則過之，比伊、呂則兼之。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。歷稽載籍，名將如雲，而絕倫超群者莫如雲長。青史對青燈，則極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則極其英靈。秉燭達旦，人傳其大節；單刀赴會，世服其神威。獨行千里，報主之志堅；義釋華容，酬恩之義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霽月光風。心則趙抃焚香告帝之心，而磊落過之；意則阮籍傲物白眼之意，而嚴正過之。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。歷稽載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，莫如曹操。聽荀彧勤王之說，而自比周文，則有似乎忠；黜袁術僭號之非，而願爲曹侯，則有似乎順；不殺陳琳而愛其才，則有似乎寬；不追關公以全其志，則有似乎義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過之；桓溫不能識王猛，而操之知人過之。李林甫雖能制祿山，不如操之擊烏桓於塞外；韓侂胄雖能貶秦檜，不若操之討董卓於生前。竊國家之柄，而姑存其號，異於王莽之顯然弑君；留改革之事，以俟其兒，勝於劉裕之急欲篡國。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後史之所絕無者，故讀遍諸史，而愈不得不喜讀「三國志」也。

三國之有三絕固已，然吾自三絕而外，更遍觀乎三國之前、三國之後，問有運籌帷幄如徐庶、龐統者乎？問有行軍用兵如周瑜、陸遜、司馬懿者乎？問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賈詡、步騭、虞翻、顧雍、張昭者乎？問有武功將略邁等越倫如張飛、趙雲、黃忠、嚴顏、張遼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問有衝鋒陷陣驍銳莫當如馬超、馬岱、關興、張苞、許褚、典韋、張郃、夏侯惇、黃蓋、周泰、甘肅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問有兩才相當、兩賢相遇如姜維、鄧艾之智勇悉敵，羊祜、陸抗之從容互鎮者乎？至於道學則馬融、鄭玄，文藻則蔡邕、王粲，穎捷

則曹植、楊修，蚤慧則諸葛恪、鍾會，應對則秦宓、張松，舌辯則李恢、闕澤，不辱君命則趙咨、鄧芝，飛書馳檄則陳琳、阮瑀，治煩理劇則蔣琬、董允，揚譽蜚聲則馬良、荀爽，好古則杜預，博物則張華。求之別籍，未易一一見也。乃若知賢則有司馬徽之哲，勵操則有管甯之高，隱居則有崔州平、石廣元、孟公威之逸，忤奸則有孔融之正，觸邪則有趙彥之直，斥惡則有禰衡之豪，罵賊則有吉平之壯，殉國則有董承、伏完之賢，捐生則有耿紀、韋晃之節。子死於父，則有劉諶、關平之孝，臣死於君，則有諸葛瞻、諸葛尚之忠，部曲死於主帥，則有趙累、周倉之義。其他早計如田豐，苦口如玉累，矢貞如沮授，不屈如張任，輕財篤友如魯肅，事主不二心如諸葛瑾，不畏強禦如陳泰，視死如歸如王經，獨存介性如司馬孚。炳炳燁燁，照耀史冊。殆舉前之豐沛三傑、商山四皓、雲臺諸將、富春客星，後之瀛洲學士、麟閣功臣、杯酒節度、砦市宰相，分見於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輻輳於三國之一時，豈非人才一大都會哉！人鄧林而選名材，遊玄圃而見積玉，收不勝收，接不暇接，吾於三國有觀止之嘆矣。

「三國」一書，乃文章之最妙者。叙三國不自三國始也，三國必有所自始，則始之以漢帝。叙三國不自三國終也，三國必有所自終，則終之以晉國。而不但此也，劉備以帝胄而續統，則有宗室如劉表、劉璋、劉繇、劉辟等以陪之；曹操以強臣而專制，則有廢立如董卓，亂國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；孫權以方侯而分鼎，則有僭號如袁術，稱雄如袁紹，割據如呂布、公孫瓚、張楊、張邈、張魯、張繡等以陪之。劉備、曹操於第一回出名，而孫權則於第七回方出名。曹氏之定許都在第十一回，孫氏之定江東在第十二回，而劉氏之取西川則在第六十回後。假令今人

作裨官，欲平空擬一三國之事勢，必劈頭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據一國，有能如是之統乎其前、出乎其後，多方以盤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傳，天然有此等波瀾，天然有此等層折，以成絕世妙文。然則讀「三國」一書，誠勝讀裨官萬萬耳。

若論三國開基之主，人盡知爲劉備、孫權、曹操也，而不知其間各有不同。備與操皆自我身而創業，而孫權則藉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；備與權皆及身而爲帝，而操則不自爲，而待之於其子孫，其不同者二；三國之稱帝也惟魏獨早，而蜀則稱帝於曹操已死、曹丕已立之餘，吳則稱帝於劉備已死、劉禪已立之後，其不同者三；三國之相持也，吳爲蜀之鄰，魏爲蜀之讎，蜀與吳有和有戰，而蜀與魏則有戰無和，吳與蜀則和多於戰，吳與魏則戰多於和，其不同者四；三國之傳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則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吳則自權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；三國之亡也，吳居其後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，魏則見奪於其臣，吳、蜀則見并於其敵，其不同者六。不甯惟是，策之與權，則兄終而及弟，丕之與植，則舍弟而立兄，備之與禪，則父爲帝而子爲虜，操之與丕，則父爲臣而子爲君；可謂參差錯落，變化無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畫者，雖使繪兩人，亦必彼此同貌；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兩調，亦必前後同聲。文之合掌，往往類是。古人本無雷同之事，而今人好爲雷同之文，則何不取予所批「三國志」而讀之？

「三國」一書，總起總結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結。其叙獻帝，則以董卓廢立爲一起，以曹丕篡奪爲一結；其叙西蜀，則以成都稱帝爲一起，而以綿竹出降爲一結；其叙劉、關、張三人，則以桃園結義爲一起，而以白帝託孤爲一結；其叙諸葛亮，則以三顧草廬爲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

爲一結，其叙魏國，則以黃初改元爲一起，而以司馬受禪爲一結，其叙東吳，則以孫堅匿璽爲一起，而以孫皓銜璧爲一結。凡此數段文字，聯絡交互於其間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結，或此未結而彼又起，讀之不見其斷續之迹，而按之則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「三國」一書，有追本窮源之妙。三國之分，由於諸鎮之角立；諸鎮角立，由於董卓之亂國；董卓亂國，由於何進之召外兵；何進召外兵，由於十常侍之專政；故叙三國必以十常侍爲之端也。然而劉備之初起，不即在諸鎮之內，而尚在草澤之間。夫草澤之所以有英雄聚義，而諸鎮之所以繕修兵革者，由於黃巾之作亂；故叙三國又必以黃巾爲之端也。乃黃巾未作，則有上天垂災異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謀智計之士直言極諫以預料之。使當時爲之君者體天心之仁愛，納良臣之讜論，斷然舉十常侍而迸斥焉，則黃巾可以不作，草澤英雄可以不起，諸鎮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國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國而追本於桓、靈，猶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「三國」一書，有巧收幻結之妙。設令魏而爲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願也；設令蜀亡而魏得一統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蒼之意，不從人心所甚願，而亦不出於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於晉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漢，又不予魏，則何不假手於吳，而必假手於晉乎？曰：魏固漢賊也，吳嘗害關公、奪荊州、助魏以攻蜀，則亦漢賊也。若晉之奪魏，有似乎爲漢報讎也者，則與其一之以吳，無甯一之以晉也。且吳爲魏敵，而晉爲魏臣，魏以臣弑君，而晉即如其事以報之，可以爲戒於天下後世。則使魏而見并於其敵，不若使之見并於其臣之爲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復在人意中：造物者可謂善於作文矣。今

人下筆，必不能如此之幻，如此之巧。然則讀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讀今人臆造之文乎哉？

「三國」一書，有以資觀主之妙。如將叙桃園兄弟三人，先叙黃巾兄弟三人：桃園其主也，黃巾其賓也。將叙中山靖王之後，先叙魯恭王之後：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魯恭王其賓也。將叙何進，先叙陳蕃、竇武：何進其主也，陳蕃、竇武其賓也。叙劉、關、張及曹操、孫堅之出色，并叙各鎮諸侯之無用：劉備、曹操、孫堅其主也，各鎮諸侯其賓也。劉備將遇諸葛亮，而先遇司馬徽、崔州平、石廣元、孟公威等諸人：諸葛亮其主也，司馬徽諸人其賓也。諸葛亮歷事兩朝，乃又有先來即去之徐庶，晚來先死之龐統：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龐統其賓也。趙雲先事公孫瓚，黃忠先事韓玄，馬超先事張魯，法正、嚴顏先事劉璋，而後皆歸劉備：備其主也，公孫瓚、韓玄、張魯、劉璋其賓也。太史慈先事劉繇，後歸孫策，甘甯先事黃祖，後歸孫權，張遼先事呂布，徐晃先事楊奉，張郃先事袁紹，賈詡先事李傕、張繡，而後皆歸曹操：孫、曹其主也，劉繇、黃祖、呂布、楊奉等諸人其賓也。代漢當塗之讖本應在魏，而袁公路謬以自許：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賓也。三馬同槽之夢本應在司馬氏，而曹操誤以爲馬騰父子：司馬氏其主也，馬騰父子其賓也。受禪臺之說，李肅以賺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馬炎又即真焉：曹丕、司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賓也。且不獨人有賓主也，地亦有之。獻帝自洛陽遷長安，又自長安遷洛陽，而終乃遷於許昌：許昌其主也，長安、洛陽皆賓也。劉備失徐州而得荊州，荊州其主也，徐州其賓也；及得兩川而復失荊州，兩川其主也，而荊州又其賓也。孔明將北伐中

原，而先南定蠻方，意不在蠻方，而在中原：中原其主也，蠻方其賓也。抑不獨地有賓主也，物亦有之。李儒持鳩酒、短刀、白練以貽帝辯：鳩酒其主也，短刀、白練其賓也。許田打圍，將叙曹操射鹿，先叙玄德射兔：鹿其主也，兔其賓也。赤壁鏖兵，將叙孔明借風，先叙孔明借箭：風其主也，箭其賓也。董承受玉帶，陪之以錦袍：帶其主也，袍其賓也。關公拜受赤兔馬，而陪之以金、印、紅袍諸賜：馬其主也，金、印等其賓也。曹操掘地得銅雀，而陪之以玉龍、金鳳：雀其主也，龍鳳其賓也。諸如此類，不可悉數，善讀是書者，可於此悟文章賓主之法。

「三國」一書，有同樹異枝、同枝異葉、同葉異花、同花異果之妙。作文者以善避爲能，又以善犯爲能：不犯之而求避之，無所見其避也；惟犯之而後避之，乃見其能避也。如紀宮掖，則寫一何太后，又寫一董太后；寫一伏皇后，又寫一曹皇后；寫一唐貴妃，又寫一董貴人；寫甘、糜二夫人，又寫一孫夫人，又寫一北地王妃；寫魏之甄后、毛后，又寫一張后：而其間無一字相同。紀戚畹，則何進之後寫一董承，董承之後又寫一伏完；寫一魏之張緝，又寫一吳之錢尚：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。寫權臣，則董卓之後又寫李傕、郭汜，傕、汜之後又繼寫曹操，曹操之後又寫一曹丕，曹丕之後又寫一司馬懿，司馬懿之後又並寫一師、昭兄弟，師、昭之後又繼寫一司馬炎，又旁寫一吳之孫綝：而其間亦無一字相同。其他叙兄弟之事，則袁譚與袁尚不睦，劉琦與劉琮不睦，曹丕與曹植亦不睦：而譚與尚皆死，琦與琮一死一不死，丕與植皆不死，不大異乎？叙婚姻之事，則如董卓求婚於孫堅，袁術約婚於呂布，曹操約婚於袁譚，

孫權結婚於劉備、又求婚於雲長：而或絕而不許，或許而復絕，或僞約而反成，或真約而不就，不大異乎？至於王允用美人計，周瑜亦用美人計，而一效一不效則互異；卓、布相惡，催、汜亦相惡，而一靖一不靖則互異。獻帝有兩番密詔，則前隱而後彰；馬騰亦有兩番討賊，則前彰而後隱：此其不同者矣。呂布有兩番弑父，而前動於財，後動於色，前則以私滅公，後則假公濟私：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趙雲有兩番救主，而前救於陸，後救於水，前則受之主母之手，後則奪之主母之懷：此又其不同者矣。若其寫水不止一番，寫火亦不止一番。曹操有下邳之水、又有冀州之水，關公有白河之水、又有罾口川之水；呂布有濮陽之火，曹操有烏巢之火，周郎有赤壁之火，陸遜有猯亭之火，徐盛有南徐之火，武侯有博望、新野之火，又有盤蛇谷、上方谷之火：前後曾有絲毫相犯否？甚者孟獲之擒有七，祁山之出有六，中原之伐有九：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。妙哉文乎！譬猶樹同是樹，枝同是枝，葉同是葉，花同是花，而其植根安蒂，吐芳結子，五色紛披，各成異采。讀者於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，又有犯之一法也。

「三國」一書，有星移斗轉、雨覆風翻之妙。杜少陵詩曰：「天上浮雲如白衣，斯須改變成蒼狗。」此言世事之不可測也，三國之文亦猶是耳。本是何進謀誅宦官，卻弄出宦官殺何進，則一變；本是呂布助丁原，卻弄出呂布殺丁原，則一變；本是董卓結呂布，卻弄出呂布殺董卓，則一變；本是陳宮釋曹操，卻弄出陳宮欲殺曹操，則一變；陳宮未殺曹操，反弄出曹操殺陳宮，則一變；本是王允不赦催、汜，卻弄出催、汜殺王允，則一變；本是孫堅與袁術不睦，卻